

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

——第20卷——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20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沈志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沈志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I. 苏… II. ①沈… ②沈… III. 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922号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0卷



---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沈志华  
责任编辑: 章若男 刘仲亨  
责任印制: 盖永东

---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排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

开本: 889×1194毫米 1/32开

印张: 26.25

字数: 644千字

版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 4000.00元

---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己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只有一个专题：“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二)”(1940年1月至1953年3月)。

自从斯大林担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以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对每天来访的客人都做了详细记录:几时几分进入,几时几分离开。虽然这些档案材料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却反映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从这个逐天逐人的记录中,读者可以了解斯大林何时工作和生活,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工作和生活习惯的一个侧面,什么人什么时候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或冷遇,斯大林何时对何问题表示关注等等。因此,本卷所刊档案实际上可以起到一种工具书的作用,既是编写斯大林年谱和传记的必备资料,也是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参考文献。

沈志华

2000年6月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版人：谢曙光

编审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行人：胡鹏光 王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 目 录

本卷前言 ..... 20-1

## 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 (二)

(1940年1月至1953年3月)

专题说明..... 20-1

No10828 1940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0年1月1日至12月23日) ..... 20-4

No10829 1941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1年1月2日至12月30日) ..... 20-96

No10830 1942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 20-192

No10831 1943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3年1月1日至12月30日) ..... 20-310

No10832 1944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4年1月12日至12月30日) ..... 20-405

No10833 1945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  
录  
(1945年1月3日至12月30日) ..... 20-473

- No 10834** 1946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46年1月3日至12月31日) ..... 20-532
- No 10835** 1947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47年1月7日至12月31日) ..... 20-577
- No 10836** 1948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48年1月2日至12月28日) ..... 20-635
- No 10837** 1949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49年1月3日至12月30日) ..... 20-691
- No 10838** 1950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50年1月2日至12月31日) ..... 20-739
- No 10839** 1951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51年1月2日至8月9日) ..... 20-771
- No 10840** 1952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52年2月12日至12月18日) ..... 20-793
- No 10841** 1953年斯大林办公室访问者登记记录  
(1953年1月2日至3月9日) ..... 20-815

## 【专题说明】

# 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 来客登记簿（二）

（1940年1月至1953年3月）

本卷刊载的档案文献全部是1940~1953年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访客人的记录，俄文原件是由俄国学者A. B. 科罗特科夫、A. Д. 切尔涅夫、A. A. 切尔诺巴耶夫整理，并在《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至1997年第1期发表的。

这些看来十分简单的档案文献，却能够反映出许多重要的历史内容。

读者可以看出，在卫国战争年代，作为最高统帅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将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并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指挥和领导着苏联的一切。他最经常会见的人员是军事领导人，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设计师和试验专家，游击队的领导人，各部部长以及指挥红军作战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同时，斯大林也经常在这里会见外国客人，如温·丘吉尔、安·艾登、爱·贝奈斯、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及法国驻苏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埃·柏蒂等人。为了使教会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还接见了都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和谢尔

盖。战争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也明显地反映在斯大林办公室来访者的登记簿上。在战后几年中，斯大林会见外国客人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东欧各国领导人经常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也在这里会见了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这也许可以说明苏联对其周边国家的重视程度，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仅在1945年就被斯大林接见了约15次，则显然表明了斯大林在战后初期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取向。

还可以看到，斯大林与其亲属也很少在办公室见面。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虽不止一次地到过这里，但通常都是与其他一些军事长官同去的，登记簿没有记录过父亲与儿子单独会面的时候，而1942年1月6日和1947年12月9日斯大林仅有的两次单独会见女儿斯维特兰娜，父女俩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超过25分钟。

这些记录还在某个方面反映了斯大林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同以往的年代一样，接见来访者和政治局会议都是在晚间和夜间进行的。记录中没有一个来访者是早于下午3点的。接见通常是从21~2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政治局委员们常常是深夜甚至凌晨聚集在总书记处。而且，不仅仅是对国内的来访者是这样，对国外的客人也是这样。例如，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会面也都是在深夜进行的。惟一的破例，是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头几天。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记录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线索，使他们可以按图索骥，去寻找某些足以揭开历史之谜的档案文献。例如，1945年7月5日，即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紧张时刻，斯大林会见了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了解其谈话内容显然有助于研究苏联此时在蒙古问题上的考虑和对策。1947年6月4日夜晚斯大林单独接见哥穆尔卡达1小时20分钟，他们的谈话内容对于人们了解当时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真实反应肯定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4月10日晚，斯大林与金日成举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而这次谈话内容对于历史学家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的战略意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这些档案文献也可以纠正以往不准确的回忆给人们留下的一些错误印象。例如，对于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因为过去没有档案文献，研究者依据某些回忆录认为是1949年7月2日以后。在此基础上，很多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的关于“一边倒”的宣言是为刘少奇访苏铺平道路。但在克里姆林宫的登记簿上明确记录着，1949年6月27日23~24时，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度过的。因此，毛泽东的宣言就是中共事后对苏联立场的反应，而不是事前向苏联传递的信号了。还有，毛泽东访苏时，苏联的报刊一度称其为“先生”而不是“同志”，这在有的回忆录中被说成是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然而，通览斯大林办公室的记录可以发现，苏联过去对外国来访者，包括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般都称先生。所以，这只是一个习惯用法，并没有是否信任或关系远近的问题，况且，在记录中也有多处地方称中国领导人为“同志”。

当然，斯大林的会见并不都是在其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行的，有时会邀请客人到他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去，有时也会在黑海的疗养地进行接见。此外，记录中显然还存在许多错漏的地方。这些都是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档案文献时需要留意的。

这里刊出的译文基本上保持了原档案的内容。对于原文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之处，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说明。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阅，编者在每个日期前统一加上了年代。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刘明、白云翻译）